李文饒文集卷四

會昌一品制集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贈裴度太師制

贈陳夷行司徒制

贈崔琯左僕射制

贈王茂元司徒制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贈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闕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
制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授李丕晉州刺史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
授王元逵平章事制
門下、古之命帥、必重其名、假三事之崇、允萬夫之望、故韓信以丞相擊魏、樊噲以相國伐燕、克成茂功、賞抑有典、成德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克北面行營招討澤潞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駙馬

都尉雲騎尉王元帥逵、生稟忠厚、天資信誠、奇正得於心機、嚴莊表於師律、去病之畧無假孫吳、翁歸之才實備文武、屬狡童逆命、自固穴巢、果能揚義聲以載馳、繇直道而先奮、鋒逾駭電、勢盛疾雷、宣士卒上攄層巒、削成垣壘、下臨平壤、盡見秋毫、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之險、尋又陳兵原野、漸洗堯山、摧困獸之鬬心、挫螳螂之怒臂、棄甲者萬計、折首者千人、先獻戎俘、益彰臣節、彼則望王師之陳、草木爲兵、聞吾師之風、椒蘭比德、顧其殘孽、豈獲稽誅、夫賞不逾時、速人爲善、雖嵩敷五教、已列三公、而禹分兵麾、宜佩相印、是用命爾升于鼎司、於戲昔吳起有大功者三、不爲魏相、竇嬰破藩國者七、未踐漢台、豈非名器之重、曷常虛受、爾其奮揚威武、殲厥渠魁、當感激而成功、勿遷延而玩寇、服茲休命、可不戒哉、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依前充成德軍節度使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兼充北面招討澤潞等使散官駙馬勳如故主者施行、

授石雄晉絳行營節度使制

門下兵家之策戒在勢分故楚爲三軍破於英布光武料敵非劉尚之別營葛亮出師制魏延之異道專其大任方見成功斷自朕心授之戎律天德軍豐州四城都防禦本管押蕃落等使兼充晉絳行營諸軍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石雄倜儻仗義沉密有謀近者被羽先登搴旗深入剪彼葷兇碎其穹廬勇則冠軍威能振敵屬壺關逆命羽檄交馳命征虜奉公之心思成皐過險之將嘉其壯節召自極邊既而亞夫會兵馳六乘之傳庶乎馬武力戰爲衆軍之鋒朕以彥佐早升大將之壇久服上公之冕資其碩望任以指蹤鄧禹之鎮關河功雖未遂羊祜之守吳會不必自行罷戎役以會朝待寇寧而撫俗親授方畧慰彼蒸黎爰擢奇才付予重事爾其再申兵法奮起士心去病無以家爲勿邀天幸臧宮保於常勝寔在貴謀敬聽朕言副茲寵寄可守本官兼充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餘並如

故主者施行、

贈裴度大師制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爛然、圖史輝輝、奸邪所忌、艴詭于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叶、條風孰見其喜、慍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痼、威鳳莫翔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義、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玄、渙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鄭侯之壟、方念茂功、過梁邁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贈陳夷行司徒制

敕昔柳莊云亡、輟宗廟之祭、公叔既歿、表貞惠之名、前代所以追往悼懷、飾終加禮、永言髦傑、宜峻舊章、故河中節度晉絳磁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兼河中尹御史大夫陳夷行、身爲儒宗、

位致宰相、言必體要、行歸于周、得壺遂之深、忠持顏子之極樂、信能感物、桃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藜藿由其不採、朕纘承鴻業、再授鈞衡、陳羣立朝、道無適莫、葛亮稱物、心匪重輕、雖壯趾爲災、躐步爲蹇、朕之毗倚、方回始終、任以建牙、暫去嚴廊之上、射不穿札、遂居將帥之間、方期永年、爲我良翰、遽聞淪謝、痛悼于心、是用襚以衮章、載之簡冊、言念舊德、尚懷黃髮之謀、緬想貞風、爰舉素絲之節、以資縟禮、用慰幽魂、

贈崔琯左僕射制

敕孔子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於八凱、乃眷時哲、保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典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崔琯、誠明履正、粹容隣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僚、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用長孺之道、以右正人、微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

直、益彰王鳳之邪、莊色于朝、羣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有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子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終始不渝、未陟台階、實孤公望、追榮左揆、式是優崇、

贈王茂元司徒制

敕昔許穆公身殁於師、贈以侯服、王事加等、春秋所書、言念勞臣、終于盡瘁、舉茲盛典、用峻彝章、王茂元幼則服儒、長能習史、晚爲邊將、頗振聲、近者元戎啟行、大旅臨境、誓陟羊腸之險、寧辭馬革之勞、來必挫鋒、去者奪魄、挑戰孤壘、自揭高旌、坐觀蓺火之蓬、方解迎刃之竹、必當樽俎制勝、枕席還師、勢如風霆、功在刻漏、遽嬰沉痼、莫展良圖、伏波之壯勇不衰、呂蒙之療護無及、日未回於三舍、星已旋於再周、列諸蒭之鼓旗、徐驅而返、閱祭遵之車騎、悼往則深、亦既聞其綏復、是宜加於衮歛、勉爾羣帥、知予報功、

贈右衛將軍李安靜制

敕、昔班固有言、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工河、用

殁其身、朕常以固作一代之典、非所以垂法勸後也、若觀時以避禍、量力以圖全、則三綱之道、幾於絶矣、故右衛將軍李安静、其祖太子少師綱、謇諤大節、炳於青史、安静聿修厥德、不隕令名、往者產祿擅朝、充躬交亂、每念王室、殆於阽危、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志、廣稱遺老、抗感憤之詞、苟不食言、由忠貞之故、永懷臣節、遠邁前良、近者深戒有司、下令遴揀、惟爾苗裔、靡有孑遺、昔庭堅不祀、臧文所歎、仲宣無後、魏祖興嗟、榮以先王之臣、褒以揚名之典、懋茲休寵、用慰冥魂、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邊底寧、乃眷維州、寔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没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欵、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且無噍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絶羌、斷西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讐、至

邱不憤激
言言有體
更難

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
言念始謀久罹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敕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
爭之任實資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
元晦往在內廷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俯
伏青蒲至於雪涕數其工之罪不蔽聖聰辨垣平
之詐益張文德近因旌別邪王宰弼上言以魯公
藏否莫如賓華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游於公
卿是用命爾登于文陛爾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
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

授段元遜哥舒嶠等官制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
以容駟高閎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
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爲
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克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
而深念羣獄之寃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

徐有功孫
固應有祿

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授狄兼謨兼益王傳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

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鎭靜其浮、前王令猷、百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粵區、朱邸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謨慊慨納說、有爰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實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愼歟、

授鄭朗等左諫議大夫制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儆予之闕、所以分左右而備箴諫也、思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朝散大夫守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鄭朗等、皆以貞正守道、列於左掖、從容諷諫、每竭嘉猷、況朗璜近因陛見、乃能庭爭、執以言責、本於志誠、昔峻坂乘危、爰絲攬轡、期門近出、次況當車、增主之明、二臣之力、我求端士、用繼前良、期爾盡規、致予無過、拾遺左右、汲黯之願已諧、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勵、勉思厥職、無忝優思、可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敕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鄭裔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況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持法、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且服儒訓、黃金不遺、唯守於一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令名、俾從丹地之遊、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弘文館散官勳如故、

授李丕汾州刺史制

賈誼云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聖人有金

城者、此物此志也、若火焚岡而不改其貞、風振野而獨摽其勁、臨危自奮、見義必爲、得不寵以命爵、列於上賞、忻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丕、幼而倜儻、長負不羈、才耀奇而頴出、智釋結而觿解、禦侮是寄、益德冠於三軍、騷動得人、劇孟雄於一敵、昔在爾祖、志康國屯翼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貽厥孫謀、載揚休問、近者祲生參代、盜起汾川、保信都之城、不爲威惕、戮邯鄲之使、終以節全、戎士間行、奏章狎至、閱其忠款、可謂著明、乃眷西河、控于大厦、文侯舊壤、干木遺風、以節槩著、居之固其宜也、勉圖嘉績、以保令名、可授李丕晉州刺史、克冀代行營攻討副使、制敕晉謀元帥、必有仇軍、漢制出師、皆立副貳、所以重戎事而肅王命也、李丕頗有大慮、常好奇功、自爲致拒之書、尤邃揣摩之術、淬其智刃、斫未兆之機、森其禮干、得備嚴之稱、暨蟬蛻丹水、鵬搏赤霄、未及歲暮、累見誠節、今以玉璧重地、汾河要津、俾換珪符、用佐樽俎、庶乎易行而誘戎苗、賁之爲不

肖而驅效葉公之入勉於盪寇副我知臣可